

震惊世界的昆明

贩毒大案纪实

贩毒枭雄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

第十九回

赛冷寨两站长喜会 竹林内三特务惊魂

上回书说到余锡宽、戴文煊二人到了昆明，心急火燎的等待温源和。按下余戴二人及温源和、杨振洪不表。再说帕坡，自温源和、杨振洪二人来到金三角，同罗顿、雷雨田商量妥当，要购三万克四号海洛因，并负责送到昆明。他们有人到昆明接货，之后，帕坡便奉罗顿之命，从秘密工厂里提出三万克四号海洛因，装在一辆日本客货两用车上，当天便起程了。

且说帕坡同一名司机，开着车，沿着山区盘旋的土公路，颠颠簸簸的，天黑之时，到达了缅境。他下车观察了一下，见没有兵丁堵卡，便又上了车，令司机加快马力冲过去。司机加快了速度，趁着夜色，过了缅甸边境的哨卡。天明之时，赶到了一个叫会场的地方，在会场过了萨尔温江。而后，汽车又沿着盘山的沙土公路，向前驶去。这路太难走了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的，行了一天，二人眼前出现了个寨子。这寨子叫赛冷寨，座落在一个小坝子上，四周均为连绵起伏的高山。汽车往寨子里行驶时，是下坡路。司机驾驶着车，缓缓地向下滑。滑到坡底时，帕坡见旷地上长着一些不知名的野草和荨麻，还有几株很大的老树。汽车在旷

地上走了几分钟，又驶上了一条残缺的公路。公路通过一条小河，河上有一座钢架桥。帕坡知道，这座桥是英国人修滇缅公路时造的。但这一带早已不通车了。赛冷寨人为了方便，便自己修了一条只能走一辆车的土路。司机驾驶着车，摇摇晃晃的，好不容易才开到了寨子边儿。

列位看官，这个赛冷寨，其实人并不多。二十多栋长长的竹楼草房横七竖八地盖在山坡上。大概是为防火灾的牵连，房子彼此间隔得较远。在这竹楼草房的右侧，还有一些散落的平房，竹楼里住的是景颇人，平房里住的是汉人。

汽车停在寨子旁的时候，天已经很黑了。帕坡对司机说：“你在车上看着货，我去找人。”

司机说：“你去吧。”

帕坡下了车，穿过了一小片竹林，便来到了一户汉人住的房屋前。门开着，他迈步走了进去，进屋后，他把屋内略略打量了一番。见屋中央的火塘边挂着铝壶。旁边有张离地一尺高的懒床。床上铺着一张草席。上面铺着两床红棉毯。两条象跛脚马一样的凳子放在火塘边。一张用竹片做成的简易桌子紧靠在堂屋后篱笆墙的中央，竹桌上放着两个香碗和小碟子做成的油灯。墙上贴的一张红纸上歪歪斜斜地写着：“天地君亲师位”六个碗大的字。大字两边有对联云：晨昏三叩首，早晚一炷香。因为长时间的烟熏火燎，对联上半截的字已不太清楚。

火塘的火烧得很旺。懒床上放着两个满是油泥的枕头。大烟盘放在两床的中间，玻璃瓶做成的灯罩罩在一盏油灯上，有一对男女正在抽大烟。男的有五十来岁，女的三十多岁。当帕坡出现在两个人面前时，这两个人先是一愣神儿，接

着，二人就爬起身，那男的连忙说道：“哟，是帕老板来了。”又道：“你这个财神爷，怎么好长时间不露面了？”

没等帕坡回答，女人说：“是不是嫌我们这里女人的大腿不白呀？让腊戍那些小狐狸精迷住啦？”

帕坡笑道：“再好的小狐狸精，也是一身臊肉。”

这时，男人递过了烟枪，帕坡接了过来，女人赶紧取过烟泡儿。帕坡这时也不怕脏了，头枕着那油腻腻的枕头，一连吸了五个泡儿，直吸得通身骨头缝儿都酥麻了，这才罢手。这时候，那个男人提来了两斤水酒和半斤花生米。就在这对男女同帕坡喝酒时，我把这二人的情况，向各位做个介绍。

且说缅北大山之中，有一个国民党的情报分站，叫做国民党中央情报局西南天牌情报站归中统所管。这天牌情报站是一九五〇年成立的。那时候，国民党在全国的势力，已经全部崩溃。开始，蒋介石还想让胡宗南守住云、贵、川，保持西南一隅，再与共产党较量。谁知，胡宗南从西北败退到四川，脚底儿还没站稳，原来的四川军阀、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就在雅安率师起义。跟着，云南的国民党将领卢汉也率师起了义。这下子把胡宗南败退西南的路全给堵住了。于是，胡宗南慌慌张张地逃到了台湾。听说胡宗南在台北机场下飞机时，蒋介石曾经结结实实地打了胡宗南两个嘴巴，骂他是饭桶。胡宗南捂着脸嘟嘟囔囔地说：“打我做甚？我好歹还占了延安呢！”他说这话蒋介石可没听到，蒋介石要是听到了，说不定顶着火劲儿就把胡宗南崩了。

蒋介石、胡宗南逃往台湾之前，在祖国大西南安了不少钉子，也就是暗匪暗特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那贺龙元帅坐镇西南，派兵剿匪，不到一年光景，就把大西南的土

匪主力一扫而光，有一些极反动的，^且逃窜到了缅北大山里，建立什么反共军、情报站等等。这些反动的残余势力，也无非象坟地里的鬼火，闪闪阴光，吓吓人而已。

云南省大西南滇缅公路上，有个地方叫芒市，这芒市也算上个繁华之处。在这芒市，有家山货店，山货店里有个徒工，叫杨金生，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，他才十四岁。杨金生长得十分英俊，而且还有一副好嗓子，唱起歌来比银雀唱得还中听，这副好嗓子，被傣家人称之为“傣家的金嗓子”。杨金生那漂亮的面庞儿，金色的嗓门儿，吸引了许多傣家的“小卜哨”。

一九五〇年，我工作队进驻芒市后的一天夜里，杨金生跑了，而且跑到了缅甸。杨金生为什么跑呢？原来，这山货店的老板是个被国民党安插下的特务。老板逼着杨金生给境外的特务送过几次情报。其实，十四岁的杨金生并不知道是情报。只是最后一次他在边界交给特务情报时，被边防军抓住了，杨金生这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。他害怕了，夜间，他趁着看押的哨兵不注意，跑了，杨金生熟悉地形，一气跑到了境外。

杨金生到了缅北，也不知该往哪里去。杨金生家里只有父母，他离家之后，很想父母，可他又不肯回来，就日夜地在境外山区流浪。后来，他在萨尔温江边的滚弄镇碰见了一个熟人，这人叫阿符，原是芒市一家马帮的头儿，经常走私贩私。解放军进军西南的时候，他知道老百姓们饶不了他，就跑到了境外。杨金生在山货店当徒工时，常替老板给阿符送货，认识他。阿符看见杨金生，问了问杨金生的情况，知道杨金生在流浪，便说：“我帮你找个工作干吧。”

杨金生自然很高兴，也很感激。嘴上没说，心里却想：到底是老乡，不一般。这么着，杨金生便随着阿符翻山越岭，穿密林，涉深谷，过险路，走了十几天的路程，到了一个叫孟根的地方。孟根是缅西北大山中的一个小镇子。阿符带着杨金生走进了一个院落。杨金生进去一看，这院里还有一些人。杨金生悄悄地问了问，大都是从国内跑来的。杨金生便问阿符：“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阿符说：“明天你就知道了。”

第二天，阿符给了杨金生一套军装。杨金生这才知道自己当了兵。可当的是什么兵，他不清楚。穿上了军装，他们这些新兵，立即集合。这时候，一个黑煞神似的大胖子来给这些新兵训话。训话之前，他走到杨金生跟前，拍着杨金生的肩膀说：“小伙子，你已经是国民党怒江纵队的一名光荣士兵了。”

杨金生听说自己当了国民党兵，急得差点儿哭了。他暗暗盘算，得跑掉，可他跑不了啦，大胖子当着所有新兵的面儿，把三个要跑的兵给枪毙了，杀鸡给猴看。杨金生无奈，只好耐心操练。

缅北大山里的气候，夏季十分炎热，操练又苦又累，吃的住的都很差，杨金生一下得了打摆子病，这病又名疟疾，这实在是使人难过的病，怎的难过？原来这病：

热时节热得象蒸笼里坐，冷时节冷得似冰凌上卧，颠时节颠得牙关错，痛时节痛得天灵盖儿破。

杨金生本是个小孩子家，得了病，更想家了，加上蚊虫叮咬，潮湿痒病侵扰，搞得他骨瘦如柴。有一次，他们这支队伍贩运鸦片，同军队遭遇了，双方开了火，结果遭了个惨败，

败到了寮国，就是老挝。从这儿以后，他就继续在边界流浪，约摸过了十来年光景，他手里慢慢地攒了一些钱，他本想要个媳妇，没想到这钱又被“蒙面盗”给抢走了。杨金生对前途寒了心，又流浪到缅甸的孟西，先是靠卖劳力谋生，后来，国民党天牌情报站种鸦片招募工人，就把他骗去了。自此，杨金生被带到了深山里，在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监督之下，种起了鸦片。一转眼，他已经四十多岁，当官的看他挺能干，就让他当成个小头头儿。后来，又让他当了天牌站的头头儿。为了迷惑“共军”，他这杨金生的名字便改成了贾东。

贾东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。人一染上鸦片，那就算交待了一半儿。贾东却说：“阎王爷尅小鬼儿，舒坦一会儿是一会儿，当国民党的特务，不定哪天就玩完。”

后来，天牌站搬到了赛冷寨。贾东就在这寨中居住。

说来说去这个女人是谁呢，自然是贾东的老婆，她的家在泰緬边境的一个寨子里，名叫惠英。四年前，贾东奉命到泰緬边境的国民党设在那里的那个反共基地受训，这个基地位于深山密林之中，受训人员生活单调枯燥。离基地十里远有个坝子，坝子里有个还算热闹的寨子。寨子里有三家妓女院。这些妓女主要是赚这些国民党残兵和过路客商的钱。贾东便时常出入这个寨子里的娼家。在这里，他认识了妓女惠英。当时，他并没钱把惠英赎走。也是天賜良缘，正当他想赎走惠英又无计可使时，败退到台湾的“蒋总统”不知怎么心血来潮，忽然想到要安定军心，便指示在各种军队里成立军中乐团，其实就是把那些暗娼明娼们组织起来，慰劳那些欲火难禁的军人們。特别是在緬北大山里的国民党“蒋士”，

由于生活单调，老母猪都赛貂蝉，更需要这种慰劳。由于情报站高度分散，无法组织慰劳队，蒋总统便指示，帮助那些无力娶女人的特务娶女人，就地安家。让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能为“蒋总统”服务。这么一来，缅北的国民党残兵败将们，有的组织慰劳队，有的给老婆。这些女人有的是花钱买下的，而大多是武力解决的。贾东便趁机把惠英弄到了手中。虽然惠英是个“破烂”，贾东的标准也不高，用贾东的话说，怎么也比老母猪强多了。惠英到了天牌站后，贾东又让她当了一名情报员。其实，这个情报站到后来只有他们两个人了。他们也搞不到什么重要的情报，而更多的精力是放在了贩毒上。由于这个赛冷寨子地理位置好，便成了金三角往中国云南走私毒品的转运站。他还把寨子里的山民们组织起来，有了毒品就让山民们往外背。由于贾东有国民党残匪做后盾，寨子里的头人们也怕他三分，而贾东因要长期在此住下去，同头人相处的也还不错。他经常同头人勾结在一起，干走私毒品的勾当。帕坡常来此地，贾东两口子同帕坡很熟。

话转回头，且说贾东取来了酒肉，将酒倒了三个碗中，又把花生豆摊开，把熟肉切碎，三人吃着、喝着，贾东说：“帕老板，是不是又有货要运呀？”

帕坡喝了口酒，说：“你他妈猜的很对。有三万克‘四号’要运走。怎么样，有人吧？”

贾东说：“人是没问题，只是。”他吸了口气说：“运这么多，还是头一次，这要是栽了，可了不得。”又问：“运到哪儿？”

帕坡说：“你们运到瑞丽。交了货就没你们的事。怎么样？”

贾东没有马上回答，他抬头对惠英说：“把大铜子儿拿来。”

惠英站起身，从墙上一个布袋子里拿出了六个大铜子儿。贾东接过来，回手从铺底下取出一张毛头纸，他把纸铺在地上，随后，他两手捧着大铜子儿，哗啦哗啦地摇了一阵，然后往地上一摆，这时，惠英也把头伸过来，借着煤油灯光仔细看。贾东又回手从懒床底下拿出一本书，这书已经翻烂了，封面上印着《聚宝楼》，香港万有书局印发几个字。

列位看官，你道贾东在玩甚把戏？原来，他在摇卦。这本《聚宝楼》的书中，有“文王八八六十四课神卦”，这种书，在国民党情报站中，几乎是站站必备，每一行动，都要拈卜问卦，而后方定行动。问卦的道具是大铜子儿。大铜子儿是什么？年轻朋友不大清楚，上了年纪的人都晓得。当年花光洋时，也花大铜子儿。铜子儿两面有不等的图形，一面刻有“中华民国”字样，一面刻有两面交叉的五色旗。大铜子儿虽然是“国货”，可也流传到境外的不少。

闲话少说，且说贾东等三双眼睛把摆好的大铜子儿看了一遍，又在书中寻找相同的图案。由于书印的字儿小，又加上多次的手指摸，字迹有许多已看不太清了。贾东几乎把鼻尖儿贴到书上，才看清了上面的字，他一字一句地念道：

“第五十二卦，喜报三元，上吉。象曰：喜报三元运气强，谋望求事大吉祥，交易出行多得意，是非口舌皆无妨。断曰：婚姻喜成，行人即至，走失可寻，诸般如意。”念毕，贾东眉眼儿带着笑意说：“这卦不错。”

帕坡说：“我也摇一卦。”说着，他把大铜子儿捧在手中，使劲晃了一阵子，便在毛头纸上摆好。接着取过书。在

书中寻找着相同的图案。便念道：“第五十五卦，明珠出土，上上，象曰：明珠土埋日久深，无光无亮到如今，忽然大风吹土去，自然显露又重新。断曰：谋望有成，婚姻最合，求财到手，也喜动挪。”

帕坡念完，惠英和贾东一起拍手说：“好个上卦，这次行动准成。”

惠英也说：“这趟生意错不了。”

贾东把大铜子收起，问帕坡：“货在哪里？”

帕坡说：“已经来了，在外边竹林中呢。司机在车上看着货。”

贾东说：“把货卸到屋里吧。”

当下，三人出了门，这时，天已被云遮住，一点星光没有，小风嗖嗖地刮着。帕坡不由地打了个冷战，他抽了抽鼻子，诧异地问：“怎么有一股血腥味儿呢？”

贾东和惠英也闻到了存味儿。贾东说：“是不是有人杀牛了？”说着，按亮了手电筒。

三人便朝竹林走去，到了竹林的停着的车一望，都不由的哎呀了一声，吓得三人后退了数步，惠英把舌头都伸了出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

火塘旁三贼长短叹

竹楼内妓女笑语喧

且说帕坡贾东三人来到了竹林内，借着手电光朝汽车上一看，登时都吓得呆了。你道怎的？只见那司机倒在了血泊之中，三万克海洛因，不翼而飞。帕坡赶紧去抱司机，司机早已没了气儿，仔细一看，司机脑袋中了一弹。这下子，帕坡可傻了眼，贾东两口子也直了眼儿。惠英说：“咱们没有听到枪响啊，人怎么死了呢？”

帕坡稳了稳神说：“一定用的是无声手枪。”他转身对贾东说道：“老贾，这货可是丢在了你的门前，罗将军要怪罪下来，你吃不了，可要兜着走。”

贾东这时候吓得麻了爪儿，听了帕坡的话，嘴唇动了半天才说：“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，你也不用怨我了，我们商量一下，这事怎么办吧。你也不能眼看着我栽跟斗哇。”

三人这才又进了屋。坐定之后，贾东对帕坡说：“你们在路上行走时，是不是有人跟上你们啦。”

帕坡连忙摇头说：“此事行动甚密，决没人知晓。”

贾东想了想，对惠英说：“去把老耗子找来。”

帕坡诧异地问：“老耗子是谁？”

贾东说：“是这寨子里的头人。”

当下，惠英打着手电走了，工夫不大，便转了回来，她身后还跟着一个人，帕坡一瞅，这人有五十上下，景颇人打扮。帕坡冲来人点了点头，算是施礼，贾东招呼来人坐下，又倒了碗酒，递给了来人。来人把酒喝了，贾东这才说：“耗子，他娘的出了事啦。”

老耗子抹了下嘴头，说：“什么事？”

贾东说：“刚才有人把我朋友的司机脑袋摘了，车上的‘白货’都他娘的盗走了。”

老耗子瞪着眼问：“多少货？”

贾东说：“近三万吧。”他说着一指帕坡，“这是我的朋友，我们在这屋里说了不到做两锅米饭时候的话，就出了这么个大事。”

帕坡面目一沉，对头人说：“老板，这个货可是在你寨子里失的，我告诉你，货可是金三角罗将军的，他的厉害你可能也晓得。咱们把丑话说在头里，你要是尽心帮我查找，不会白了你，你要是不尽心，可小心你的脑袋。”

贾东在一旁打圆场说道：“耗子兄弟怎么能不尽心呢？就冲我们哥儿俩的交情，也不会不卖力呀。”

老耗子又把一碗酒灌下，说：“这件事我知是谁干的。”

贾东睁大眼问：“谁？”

老耗子说：“准是曹四麻子一伙干的。”

贾东又问：“曹四麻子是谁？”

老耗子说：“是一伙烂山兵。”

帕坡插嘴问：“这山兵是属哪一部分的？”

老耗子说：“是哪一部分的我也弄不清，大概属独立军

管吧，今儿上午才到的，住在东山的清水寨内，下午来了三个烂货，到咱们寨子里要款，晚上在我家喝的酒。掌灯之后走的。走时还叮嘱我夜里给他们送个娘儿们去。这三个人中有个烂货拿着桶枪，我没见过这玩艺，问那个烂山兵是甚？烂山兵说是枪，打起来没响儿。我不信，他拿着枪站在竹楼口，把于老信的狗打死了，果然没响儿，那个烂兵还指着死狗对我说，要不给他们送去娘儿们，就用这枪把我打死。我正发愁没处给他们找娘儿们呢。”

老耗子说到这里，帕坡打断他的话说道：“这么说，这货就是这三个山兵劫走的。咱们得把货找回来。”

老耗子说：“这些烂山兵都是没星星的秤，夜游神，今儿荡西，明儿荡东，要是硬找他们，恐怕货要不回，脑袋还要搬家。”老耗子停了停又说：“他们最怕的是緬兵，离这儿五十里远有一连緬兵，是不是去请他们？”

帕坡说：“咱们的货是毒品，若去找緬兵，那不是飞蛾投火吗？”他想了想说，“打着罗将军旗号去找山兵们要货。”

老耗子说：“这到是个法儿，只是这些人很不讲理，眼中只认钱。”

帕坡咬牙说：“他娘的，没想到烂山兵误我的事。”他眼珠儿一转又对贾东说：“你这天牌站附近有没有游击队。”

贾东说：“有五十多人，一个连可都在孟西，离这儿六十多里呢。”

帕坡一拍懒床：“能不能把游击队调来，把烂山兵干掉！”

老耗子连连摆手说：“使不得使不得，别说五十人，就是五百人，去打这几个烂山兵，还不是用拳头打蚊子，他们鬼着哩，往山里一钻就找不到了。”

帕坡嚼着牙花子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

四个人一时间都没言语了。

有人问了，你说的山兵和游击队是怎么个武装啊？

先说说山兵。原来，在靠近中国边境的缅北大山里，有几股武装力量，其中大的为独立军，缅共军队和国民党残匪。独立军的兵丁，由于都穿绿衣服，所以又叫“绿衣裳兵”。这支绿衣裳兵，是一支由景颇族人为主组建的反缅武装，他们的目的要“独立”，把缅军赶到密支那江以南，汉人们称景颇为“山头”，所以，又把这些绿衣裳兵也呼为“山兵”，这也是土匪的代称。

山兵不仅武器弹药缺乏，补给也无来源，组织领导野蛮落后，唯一的长处是能吃苦，因兵源都是来自贫苦山寨的山民，所以这些兵不怕苦。山兵活动人数很少，少到三五个，多则也只有三十个，人员分散居住在各村寨，吃住由寨子的头人负责安排。他们住的地方不固定，为防止缅军偷袭，山兵每到一个寨子就对寨子中人讲，若要走露风声，引来缅军，山兵要血洗寨子。老百姓惧怕山兵，所以，对山兵的活动，从不敢告诉缅兵。

山兵与缅兵作战，从不敢正面接触，只有偷偷摸摸地打冷枪，因为他们熟悉地形和善于在山林中奔跑，缅兵与他们接触总是去吃亏的，所以缅兵对他们也无可奈何。

山兵很野蛮。他们到了寨子里，要奸淫女人，杀人不眨眼，喝生人脑浆，吃人心肝。什么事都能干的出。

再说说游击队。游击队是对国民党在缅北的残兵败将的称呼。这些队伍也占据着一些地盘。缅兵虽然也多次对其进行围剿，但总不能取胜。国民党的那些兵油子，别看同解放军打仗不行，对付缅兵，还真够意思。弄得缅兵没有办法。由于这些国民党兵将没有十分固定地址，经常游动，或朝东暮西，老百姓便呼他们为游击队，一来二去的，他们自己也习惯地称自己为游击队了。

山兵和游击队一般不发生冲突，有时也有小磨擦。

话转回头。且说帕坡、贾东、老耗子三人又商量了一阵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办法。只愁得帕坡脑门儿起了个大疙瘩，贾东也不断地嚼牙花子。这时，惠英一旁说了话。她哼了一声说：“你们三个，是一百斤面蒸了个大寿桃——废物点心，看来只有我去要啦。”

贾东听了，把眼一瞪说：“你去要？你不怕山兵把你宰了？”

老耗子眨眨眼，象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，他哈哈大笑道：“行，惠英能要来，能抵上千军万马。”说着，又把嘴拱过来对惠英说：“你能抵住他们五个兵吗？”

惠英笑着说：“我一个人抵不住，让你老婆也去，我包仨，她包俩。”

老耗子听罢又哈哈大笑道：“我那老婆？哼，山兵们只怕白给都不干，比老母猪强不了多少！”

惠英又说：“你老婆不行，把你那相好的玉欣交给我。”

老耗子不言语了，他喝了口酒，又说道：“惠英，别打哈哈了，那些山兵比野猪还难缠，杀人都不带眨眼的。寨子

里的狗八不就让山兵杀死的么？”直到现在，狗八的魂儿还不肯离开。这些天，天一黑，夜猫子就围着寨子，一边飞一边尖叫，那是狗八的魂儿变的。”

老耗子一提狗八，贾东和惠英都打了个冷战，他俩都想起了狗八的死。

二十多天前，有三个山兵到了寨子里，碰到了狗八，二十三岁的狗八刚从地里回来，山兵们见他的景颇刀不错，就跟他要，狗八不给。山兵们就把他抓了起来，问他话，山兵们不是当地人，话又说的快，狗八听不懂，问他什么他都回答“是”，最后，山兵们问他是不是奸细，他也回答是。山兵们立时把他捆起来，在他脚下放上一桶水，把他的头用铁丝缠在树上。然后在下边加火，水慢慢地由冷变热，到后来，热的滚烫，狗八疼得吼叫，连声音儿都变了。他的两脚乱撞，终于把桶踢翻了，热水烫了一个山兵，那山兵火了，便在捆狗八头的铁丝上加木楔子，木楔子才进去一小半儿，狗八的脑袋顿时开裂，脑浆子进了一丈远，周围看热闹的人都吓白了脸，有一个山兵还抱着狗八的脑袋，喝流出来的脑浆子。

如今，老耗子又提起狗八的死，贾东、惠英都想起了狗八死时的惨状，如今惠英要去同这样野蛮的兵打交道，贾东自然不放心。这时，帕坡见贾东、老耗子不同意惠英去，又见他们对山兵很惧怕，发急地说：“难道货就白白地让山兵抢去不成？”

这时，惠英又说：“还是我去吧，我打算这么办。”接着，惠英把她要会山兵的打算说了一遍。

老耗子听了说：“这倒是个好办法。”

帕坡看看贾东，贾东又嘬嘬嘴说：“事到如今，也只好这么办了。”

帕坡对惠英说：“惠英，你要是取回了货，我一定对罗将军讲，把你送到台湾或美国，给你一笔钱，去那里享福。”

贾东说：“那不行，她走了，剩下我打光棍呀！”

帕坡说：“连你也一起走。”

惠英说：“先不说这些吧。”她又对老耗子说：“准备一下，咱们就走。”

老耗子说：“没什么准备的。”他说着，把身上的景颇刀取下来，又在石头上磨了磨，

这时惠英收拾好了，对老耗子说：“咱们走吧。”

当下，老耗子同惠英一起出了门。老耗子打着手电在前，惠英在后，直奔清水寨。

清水寨离这个寨子有八里远，翻过一道山岗就到了，说是寨子，其实只有几个景颇人，而且散落在沟沟里，有的彼此之间相距一三二里远。是很难走的山间小路。老耗子和惠英常走这样的路，已经习惯了，八里路不过用了两袋烟的工夫。当二人下了山岗，一座亮着灯光的竹楼就在他们面前出现了。老耗子对惠英说：“狗禽的们是不是有站岗的？别把咱俩当缉兵打了。”

惠英说：“喊一声吧，山兵们知道你来了，就不会放枪了。”

老耗子果然扯着嗓子喊道：“曹队长，别打枪啊，我是老耗子，给你们送妞儿来了。”

老耗子的话音儿刚落，便从亮灯的竹楼里传出了声音：